

台灣而外，其他的從髮式衣着的質料與顏色，以我的經驗，我一下子就可以判斷都是非律賓的華僑——那幾年前曾令我痛哭流涕的顏姓華僑。我楞楞地站在那裏望着，他也用非常熱切的眼光看着我，我真恨不得向我的竟是他——那一定是件很痛苦的事。

接着他站起來，先和我握手。幸着我在他身邊坐下，很熱情地說：「你比我想像的更令我懷念。」我真誠地一笑說：「接下來就是許多例常的報名，介紹，敬酒，胡鬧，不知怎的，我這時的心情竟有奇異的興奮，時才的悒鬱與頹唐的情緒，全都掃空，我坐在他的身旁而與他的友朋應酬着，多方表現了我的口才，機智，學識與見解，相信他們因我而對我極為讚美的。

於是，半小時後我和他在新落成不久的嘉寶大酒店的套房內，他將房門關好後，不說話，用力緊抱着我，給我一個長長的熱吻，吻間，我深深地感覺到心靈的滿足。

半夜裏，在經過劇烈的運動之後，還是睡不着，他問我：「怎麼改行了？」

「你沒有興趣聽我訴說別樣的遭遇嗎？」我答應：「你現在很窮，很需要錢，說不定我還負了債。」

「你還真窮，很需要錢，說不定這一句話，又在我的心底深處起了莫大的波瀾，他話語無多，但常常俱

你怎麼知道呢？」

「那一定是我一時想不起來了，但

你還真沒了債。」

他輕輕地搖撼我一下說：

「我不答應，但我願意告訴我。」

「對不對，告訴我實話。」

他說着，用手在牠的胸。託起了我的下

亥旁耳，輕輕的吻了我一下，深情的

注視着我。

「我不答應，但我願意告訴我。」

他說着，用手在牠的胸。託起了我的下

亥旁耳，輕輕的吻了我一下，深情的

注視着我。

</